



11969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

論

春秋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歐陽文粹卷二

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此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啻藥爾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啻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



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

歐陽文粹卷二

二

也是以從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二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

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謂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

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相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三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

歐陽本卷二

四

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

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
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患魯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
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

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
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

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當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曰。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四

入歐陽文粹卷二

六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

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五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石鷁論

歐陽文忠公卷二

七

論曰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授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墮于宋星

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噴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

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鷁鴒來巢不書幾鷁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鷁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入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

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辯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

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其服必有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

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是事容有之然國語可厭者皆此類

天啟陸粹卷二

十

陽先生文粹卷第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論

易或問一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

歐陽文粹卷三

一

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彙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
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
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
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或問二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
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
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又孟子之徒道之
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
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
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

大歐陽文粹卷三

二

歿周益哀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
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
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
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乂曲學之士喜爲竒說以取勝
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
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正者事之幹此所謂文
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
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
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
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

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是乎
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易或問三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
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
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
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
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
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
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
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歐陽雍卷三

三

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奇耦陰
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
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苑雜亦不道也問者
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
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
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
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
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
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
之得失可也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

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

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荀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檀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

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蒼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有知也遂以蒼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策問

問禮樂

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受父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頽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

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
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
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
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
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
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
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

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
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
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

不歐陽文粹卷三

八

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
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
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
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
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者之故
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
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大內設公卿大夫下至
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
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
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
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

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入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爲治

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

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二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
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
此特淺者耳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
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
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
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
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
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
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
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

歐文粹卷三

十

方其術何始述治亂通古天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
陳焉

問周禮

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
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
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
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
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獵
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
官歲時月朔春秋醜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
齋戒供給期召奔走一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

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井田

孟子以謂井田不鈞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

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耕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訟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

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
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

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
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
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
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
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
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
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
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

不歐受糴卷三

十一

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
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
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
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
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
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
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
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取士

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
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

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
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
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
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
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
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于利而進爾雖有爵
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
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
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
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
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
其本致其反本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當自何
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
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
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
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書

通進司上書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

歐陽文粹卷四

一

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

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燬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

將帥之職也。所謂間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措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久以

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瓚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泂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

其遺倉之迹徃徃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

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灤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徃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徃徃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公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

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汧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肩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輪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揮酒

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率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

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橐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已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

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

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繅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

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巳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

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鎰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

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